

SHI JIU ZHI JIAO SHU



江蘇人民出版社

# 人類生存面臨的 挑戰

夏軍 周安伯 著



# (苏) 新登字第001号

书 名 人类生存面临的挑战  
编 著 者 夏 军 周安伯  
责任编辑 李 谦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邮政编码: 210009)  
地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无锡春远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4.75 插页 2  
印 数 1—3000册  
字 数 98千字  
版 次 1992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0871—8/C · 42  
定 价 2.1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b>引 言</b>	.....	( 1 )
<b>第一章 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b>	.....	( 1 )
一、自然生存与社会生存	.....	( 1 )
二、社会大环境鸟瞰	.....	( 4 )
三、社会生存是当代科学研究的基本课题	.....	( 7 )
<b>第二章 生存的威胁与发展的烦恼</b>	.....	( 14 )
一、人类何以谋生	.....	( 14 )
二、对整个生存体系的洗劫	.....	( 16 )
三、生存与发展的烦恼	.....	( 23 )
四、“管理的时代”：调适与整饬	.....	( 29 )
<b>第三章 沟通与隔膜的双向效应</b>	.....	( 37 )
一、互相沟通的整体	.....	( 37 )
二、感情联系的疏远化	.....	( 44 )
<b>第四章 现代社会的构成</b>	.....	( 50 )
一、社区与群体	.....	( 50 )
二、白领与蓝领	.....	( 54 )
三、劳资之间	.....	( 58 )
四、社会风潮	.....	( 62 )
五、“新共同体”	.....	( 66 )
<b>第五章 家庭与社会角色</b>	.....	( 72 )
一、重组中的现代家庭	.....	( 72 )
二、两性冲突及女权运动	.....	( 79 )

三、老人世界与“第三人生”	( 86 )
<b>第六章 社会性疾患</b>	( 95 )
一、肆虐全球的祸害	( 95 )
二、愈演愈烈的贩毒与吸毒	( 97 )
三、见怪不怪的“性错位”	( 102 )
四、暴力斗争和暴力犯罪	( 105 )
五、选择死亡	( 109 )
<b>第七章 差异、不公与“世纪情绪”</b>	( 114 )
一、文化差异与“西化”浪潮	( 114 )
二、第三世界：首先要活下去	( 117 )
三、偏见与歧视	( 122 )
四、发达国家的生存困境	( 125 )
五、“世纪情绪”	( 129 )
<b>第八章 阵痛与选择</b>	( 134 )
一、21世纪：阵痛与选择的时代	( 134 )
二、社会发展走向研究	( 136 )
三、阶级结构的新课题	( 139 )
四、现代人	( 141 )

# 第一章 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

## 一、自然生存与社会生存

20世纪50年代以来，巨大的社会进步与深刻的生存危机结伴而行。

当代，危及人类生存的因素很多，其中有大体上属于自然因素的问题，如匮乏的资源，失衡的生态，污浊的环境，频发的灾变等；也有大体上属于社会因素的问题，如人口膨胀，贫富不均，疾病蔓延，暴行猖獗，以及种族、社区、国家、集团之间的杀戮和战乱，等等。所谓环境恶化，不仅是指被污染的水质、充满烟尘的空气、高分贝的噪声，就人类生存的条件而言，除了如水源、气候、土地等自然生存条件外，还有社会生存条件，如食物、住房、交通、通讯等。自然生存条件与社会生存条件的有机统一，构成人类生存的环境，或生存体系。如果说自然生存条件是人得以生存的基本前提，那么社会生存条件则是人之所以作为人而存在的，而不是作为动物存在的本质条件。自然生存条件是相对人而言的，它之所以作为一种条件而影响人类，是因为这些条件必须转化为社会形式，并通过社会生活来实现。<sup>①</sup>“民以食为

<sup>①</sup>马克思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2页。）

天”，没有土地和良好的气候、必要的水源，就种不出粮食；没有粮食，人就无法生存。而耕作土地，种植粮食，都是人的社会生产劳动，并与一定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进而，粮食问题又与人口、就业、分配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紧密相关，历史上因粮食而引起的经济——政治斗争不知有多少。有了适当的自然条件，人类才能生存，才能延续至今。而人的这种繁衍生殖的自然欲望又与人口、血缘、种族、婚姻、家庭、居制、财产相关联，并在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得到广泛体现。比如，人太多了，人类被淹没和窒息在泛滥的同类之中，粮食短缺，生存空间狭小，就业困难。可见，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构成生存环境的两个基本方面，是一整条环环紧扣的链条。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自然环境的恶化越来越和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自然环境的优劣，很大一部分是由人类造成的，说到底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不论环境的恶化是渐进的还是突发的，是隐性的还是显现的，均为人——社会之所为。人们有时无意识地、盲目地造成了自然环境恶化的后果，而罔然无所知，以至曾一度将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冒着滚滚浓烟的烟囱，美诩为“黑牡丹”。近来，有些人明知某些社会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但为了一己的、局部的利益，竟然身不由己地，甚至自觉地去破坏环境。如何对待环境，小到涉及一个工厂、企业的经营方向，大到关系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政治谋略。90年代初期爆发的海湾战争给空气、陆地、海洋造成的灾难性的恶果，就是一例：大批炼油和储油装备、军火弹药库、制造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设施起火爆炸，放出大量有毒气体，向海中排放总量约4亿加仑的原油，使辽阔的海域蒙上一层黑黑的油膜，

使海洋生灵涂炭。遮天蔽日的油烟造成科威特、伊拉克、伊朗、土耳其乃至南亚气候异常，严重危及这一地区居民的健康和生命。这又是谁之过？是空气、陆地、海洋自身演变而造成的吗？除了人，还有谁会如此伤“天”害“己”？显而易见，与其说这是一个自然环境恶化的问题，不如说这是社会环境恶化的自然表现。所以说，自然生存条件的优劣，实质上反映了一定时代社会生存条件的状况，要改善自然生存条件，首先要从改善社会生存条件着手。

近数十年来，世界论坛中不乏有识之士和先知先觉者，他们敏锐地感受到人类的危险处境，于是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利用所有大众传播工具，大声疾呼：保护环境、拯救人类！造成了一个颇为浩大的声势。人们开始警觉，开始认同，并已逐步采取全球协调一致的行动。但是，这种努力是极其艰难的。人们在改善自然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进程中，尤其是那些不发达国家，碰到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困难，如缺乏雄厚的经济实力、充足的财源、先进的技术装备，等等。进而，要有效地改变自然环境恶化状况，更需要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秩序和社会环境，需要克服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利益冲突和矛盾而采取一致行动，这些都是一时难以逾越的障碍。可见，要改善自然生存条件，就无法回避社会矛盾；改善自然生存条件的过程，也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生存危机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毫无疑问，社会是在进步的，21世纪人类一定能在改善生存条件方面取得巨大进展，哪怕这种进展只是局部的、有限的。正是在这种不懈的努力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才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和谐，才会有一个良好的自然——社会生存环境。

## 二、社会大环境鸟瞰

社会生存是一个大概念，广义上它涉及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要认识当代人类生存的基本状况，有必要了解整个世界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

20世纪后半叶，尽管世界经济仍然存在着不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南北经济之间差距悬殊，但各国经济发展的联系空前密切，以微电脑、生命科学、新材料、光电子技术为特征的当代最新技术及一系列生产手段，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在相互竞争的同时，增强了相互之间的契合和依存，一国的经济问题往往必须由有关的众多国家联合协调才有可能解决，一两个大国已无法主宰世界经济。在本世纪末，一种新的有限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正在形成。二次大战后，跨国公司、地域性经济集团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其作用。欧洲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各种类型的经济圈，导致世界经济向地域一体化、国际贸易的区域化发展。世界经济由美、苏、日、欧共体为中心，转为大规模的群体联盟及更大范围内的市场。北美、东亚、亚太等区域性经济联盟虽然具有地方保护主义因素，但从总体上看，整个世界经济的群体构成，形成世纪之交相互沟通、依存的大网络，促使20世纪世界经济格局逐步从两极化趋于多极化和一体化。这种多极化、一体化趋向，体现了当代多种经济集团之间的矛盾的调整和重组，本质上是维护自身经济利益，进行竞争的手段，即一种新形式下的竞争方式。

20世纪末的政治形势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密切相关。二次大战之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相对均衡

发展，逐步打破了一两个大国对峙，并决定世界大事的局面。在被称为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下，苏、美、日、西欧、中国和第三世界在政治上、经济上继续进行正面较量和竞争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在寻求稳定共处的目标下，进行有限的协调发展。冷战逐步为对话所取代，东方与西方之间、东方与东方之间、西方与西方之间谋求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呼声日益增强。以西欧而言，通过尤里卡计划、统一市场计划的实施，使西欧与美苏关系，东、西欧关系，西欧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进一步接近，成为结束雅尔塔体制，形成欧洲联合、自由和人权的“新秩序”的契机。西欧各国的政治成为西欧的政治、整个欧洲的政治、世界的政治。当前，世界政治形成多角或多极相互利用、相互牵制的胶着状态。任何一角或一极的动作，都会引起整个世界政局的连锁反应。与其说这种状况说明各种政治力量在接近和靠拢，不如说由于旗鼓相当、势均力敌，使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和斗争更加激烈，难解难分。

两种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本世纪末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仅对当前，而且对下一世纪的世界局势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势力，力图通过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种渠道，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战争”，抑制、侵蚀、瓦解社会主义力量，使之向资本主义转变。近期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令人瞩目的变化，是一种严重的政治警示，为我们提出了当今世界两种社会制度矛盾、斗争和发展的重大课题。

整个社会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经济——政治背景下展开的。20世纪以来，交通、通讯工具的飞速发展，使地域之

间、国家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世界已成为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门户敞开，声息相通，沟通、交往空前频繁。通过相互观察、比较、交流、效仿，增强了理解和交融。除经济交往、政治活动外，科学、教育、卫生、艺术、社会福利事业的世界性协调、合作，使习俗时尚、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生活方式等趋于国际化、世界化。从时装、足球、摇滚乐，到空难、海洛因、爱滋病，都成为全球性的。当前，社会——整体化的文化，使思维方式的区域性、民族性的差异越来越小，而其世界性、人类性特征越来越显著。同时，20世纪仍然存在着不协调音，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存在着差异和不平衡，存在着文明与愚昧、富足与贫困的巨大反差。在新世纪面前，人类将何以存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将如何共存？这些问题都有待在更深层次、更新意义上进行思考。

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导致人的日益社会化。人是社会的人，其社会化程度随着时代而改变。从原始部落、封建国家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上呈上升趋势。在当代资本主义大生产中，设备机器的高效，管理体制的严密，以及生产的标准化、专业化、网络化，使作为个体的人被淹没其中，自主精神和创造精神被扼制，从而丧失人的个体价值，人被“平均”化了，成为马尔库兹所说的“单向度的人”。日益恶化的心理环境，加剧了人的孤寂、焦虑和愤懑，使社会超常现象和反社会、反文化行为持续发生。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和运用，家庭办公室与家庭工厂的产生，以及发达的电子终端与电讯网络的建成使用，将人与社会、人与家庭、人与人串联在一起，一方面扩展了作为总体的人所涉及的范围，另一方面却减缩了作为个体的人自由发展的空间，人的

社会化与发挥人的个体价值二者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诚然，个体的人无法脱离社会，必须在社会化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和实现个体的价值；而个体的充分发展又是实现高度社会化的条件。从20世纪看，人的社会化是一个总的趋势，它是世界整体化的重要表现。而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还需要经过一系列历史的阵痛才能逐步实现。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势必引起社会形态、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变化，乃至家庭、群体、阶层、阶级等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就业、老龄、性别角色方面产生的社会问题，已日益成为困扰各国当政者的共同难题。

鸟瞰本世纪后半叶社会发展态势，就会发现一个突出的特点：一方面，世界正在走向整体化，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从地区、国家、经济——政治集团，到阶级、阶层、个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关系空前增强了。另一方面，到处充满冲突、纠葛、分裂、解体；经济走向一体化，但发展不平衡状况没有改善；政治力量相对均衡发展，而矛盾日益尖锐化；社会集团之间的协调增强了，深层的对抗却在加剧；人与社会、人与人的联系密切了，可是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却越来越大。整体化正是在差异、矛盾、分化、重组的过程中孕育着新的形式，预示着历史的巨大变化。

### 三、社会生存是当代科学的基本课题

当代科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特别是对社会重大课题的研究，常常集结了包括自然与人文、理论与应用、宏观与微观等学科组成的庞大的学科群协同攻

关。在哲学——科学一体化的过程中，某些学科应运而生，日见兴盛，并以一种主干学科为核心，衍生成一个个学科系列，其比较引人注目的有三个学科系列：

生态学 (ecology) 系列，其中包括个体生态、群体生态和生态系统三个方面，它们主要以包括人在内的生物及其环境间交互关系，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交互关系为研究对象。当代生态学除了对植被，对动物种群研究外，尤其重视生态系统、生态平衡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的探讨。生态学与人文学科日益靠近，相继形成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哲学、生态伦理等多种学科。整个生态学系列，反映出人类与生态的密不可分的联系，以及生态状况对人类生活的不可取代的巨大影响。

人类学 (anthropology) 系列，其中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以及哲学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等。人类学亦可称为“人的科学”，它主要从事人的生理特征和文化特征两个方面，综合地、历史地研究人类。当代人类学，其特点并不在于人类进化和遗传方面，而特别注重研究人类行为、人类的社会文化现象。

社会学 (sociology) 系列，其中包括一般社会学及与各个领域、各类社会问题有关的不同层次的社会学分支，如城市社会学、乡村社会学、犯罪社会学、就业社会学、住房社会学、数理社会学、医学社会学，等等。一般来说，社会学主要以研究社会问题和人的社会行为为主要对象，不过至今尚没有统一的提法。

生态学、人类学都是综合性学科，它们分别与其他学科，如生理学、遗传学、分类学、地质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数学以及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经济学、心理

学、行为学等相关，并均与社会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生态学、人类学、社会学在研究对象、研究课题、研究方法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因而出现了人类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文化学、环境社会学等一类介于其中两个学科之间的交叉学科。同时，在生态学——人类学——社会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上的关系，它大体上依循环境——人——社会这样一个顺序。不难看出，生态学、人类学、社会学这三门学科之所以始于近代而盛于当代，首先是由于时代的需要，它们共同面临着人类生存问题，并将其作为自身研究的基本课题。同时，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有不少相似之处。

人类生存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生存问题，因而对于以研究社会问题为对象的社会学来说，则更具有特别意义。在社会学史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社会学创立伊始，即是与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物理学齐名，以整个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当时的社会学几乎与“社会科学”属同一个概念。1838年，奥古斯特·孔德在他的《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中，开始使用“社会学”这一提法，并估计到今后社会学的不稳定性。一百多年来，社会学的定义及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方法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从涂尔干 (E.Durkheim) 的关于“社会事实”理论，韦伯 (M. Weber) 的研究人的社会行动的理论，到当代美国的帕森斯 (T.Parsons)、墨顿 (R.K.Merton) 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以及冲突论、互动论、行为理论等，都没有得出使社会学界公认的界定。

7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社会学研究蓬勃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各国社会学机构的关于人类社会学的期刊、出版物剧增，国际性社会学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如

1974年、1978年、1982年的世界社会学大会，有100多个国家的数千名代表参加，盛况空前。有人称继“经济学时代”、“心理学时代”之后，出现了“社会学时代”。60年代，社会学研究课题骤然充溢起来，社会学开始偏重于对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如犯罪、离婚、人口、种族、移民、老龄、环境等问题的研究。一部分致力于社会微观研究的学者也开始对社会结构、社会冲突、社会变迁等社会宏观问题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理论社会学与应用社会学进一步结合，现代统计方法、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使社会学研究得到长足的进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学除了扩充自身分支学科的规模外，又向生态学、人类学以及行为学、管理科学、经济发展战略理论、未来学等学科延伸。对于社会学来说，面对现实社会，依托各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步将研究目标集中到社会生存状况、社会生存条件的问题上，传统的社会学问题因此具有了更为现实、更为深刻的意义。

对社会生存问题的探讨，有其特定的内涵。第一，“社会生存”不同于“自然生存”。如前所述，自然生存是人类生存的前提，社会生存是人类生存的本质。如果忽视人的自然生存状况，就无法找到人类生存问题产生的出发点；而忽略人的社会生存状况，就无法认识人类生存问题的本质及其解决途径。例如：“人口”问题无疑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是，之所以将人口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提出，主要是由于当前世界人口的迅猛增加，使可耕地锐减、能源匮乏、生存空间狭小、环境污浊，致使整个生态系统失衡。而我们的地球只有一个，自然资源又极其有限。如果自然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人类有无限广大的生存空间，社会生产力亦可随之相应增长，那么多一些人也无妨。从这个意义上

说，人类有限的自然生存条件，是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的基本原因。更为重要的则在于社会经济发展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社会人口生产严重失控。因此，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关键不在于对自然的再开发，对资源的再挖掘，而在于加强社会控制。可见，社会生存与自然生存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

第二，社会生存不同于个体生存。社会生存是指作为整个人类的生存状况，而个体人的生存状况，则是整个人类生存状况的组成部分。其次，社会生存不仅包括人的物质生活状况，也包括人的精神生活状况以及社会生活状况，它是人类生活的整体。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发展了微观社会学，他们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模式，应用于小群体的、小范围的、片断的、乃至个别的社会行为的研究，以至得出提倡社会均衡、保持社会结构的和谐、反对社会变革的结论。I·H·特纳认为：“持微观论者倾向于使用感受型分析方案，而热衷于宏观结构过程研究的那些理论家们则倾向于应用形式命题方案和自然主义型分析方案。”看来单纯从微观或宏观去研究，均有偏颇。现在的问题是，对于社会问题的微观研究是必要的。它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不能舍本求末，如果陷于对社会行为的精致细密研究，以个别代替一般，将局部状况引申为整体状况，便容易走入歧途。

第三，社会生存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首先，所谓社会生存，是指一定时代、一定社会制度下或一定国家、地区的生存状况，因而它是历史的、具体的。社会生存随着自然变迁和社会变迁而具有不同的状况，出现不同的社会问题。如果把在特定的社会形态或现有的社会形态中的问题，看作是凝固的、停滞不变的，或以“符号论”、“结构主义”

的原理去框定，就不可能反映社会生存的本质。西方某些社会学家的研究，正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永恒不变这一前提下，过分强调社会均衡的功能。其次，社会生存状况是指一定生产方式下人类社会生活状况，因而它不是一个个“社会事实”的堆砌和延续，而是在总体上与社会基本矛盾发展一致的、有机的动态过程。机械论、循环论则把社会生存看作是盲目的、偶然的社会现象，而先验论现象学则把社会生存看作为意识的演绎。

对于社会生存的研究，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摒弃西方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传统以及结构主义、现象学等“新思潮”的影响，才有可能走上科学的轨道。应该看到，社会学源于资产阶级学术理论已有一个多世纪了，尽管它的发展不如其他某些学科来得充分和成熟，但毕竟根深蒂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在课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与西方理论的研究还有差距。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还有待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进一步研究和借鉴。在这一点上，苏联学者走到了前面。近来，有不少学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感兴趣，称马克思为“社会学之王”，然而他们却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割裂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将其与各种“新思潮”揉合在一起，歪曲了马克思主义。例如，他们错误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为“经济决定论”，这种认识势必会否定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以“新马克思主义”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如马尔库兹、哈贝马斯等人，一方面对现有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无情批判，一面却又认为现有社会具备社会变革的职能，能够实现“人类生存的新方向”，这正是“发达工业社会最奇特的成就”。在如此繁荣的理论态势面前，我们

应该站在理论研究的前列，正视当代人类生存的一系列重大课题，运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主动地进行深入研究，这是不容推诿的历史职责。